

黔記卷三十大目錄

宦賢列傳四 總督 巡撫 樊登

總督兵部尚書王忠毅公 璜

總督兵部尚書侯璉

都御史王來

副都御史白恭敏公主

副都御史陳宜

刑部尚書何文肅公喬新

副都御史秦敬

巡撫王恂

副都御史蔣琳

兵部尚書程襄毅公信

副都御史李浩 附汪浩

副都御史宋欽

刑部尚書何文肅公喬新 文文淵

副都御史陳宜

副都御史秦敬

副都御史宋欽

副都御史陳儼

副都御史謝昶

副都御史孔鏞

副都御史鄧襄敏公廷瓚

右副都御史張廉

副都御史錢鉞

僉都御史劉洪子副都御史渠

戶部尚書王襄簡公軾

副都御史洪鍾

右僉都御史沈林

僉都御史陳天祥

右副都御史蕭翀

右副都御史曹祥

副都御史鄒莊簡公文盛

南刑部左侍郎樊瑩

總督兵部尚書伍文定

右副都御史劉士元

副都御史徐莊裕公問

副都御史陳克宅

右副都御史汪珊

總督萬鎧龍求

總督侍郎馮岳

右都御史張襄惠公岳

僉都御史王學益

右僉都御史李義壯

副都御史任轍

僉都御史劉大直

副都御史高翀

南戶部尚書鮑道明

僉都御史吳維嶽

右副都御史杜極

副都御史趙錦

僉都御史阮文中

副都御史嚴恭肅公清

右副都御史林喬相

僉都御史江東之

起卽命征苗聚軌皆失利惟公擒其酋重富檻送京師平越苗金臺以土官科削大肆猖獗時攻平越衛城兵糧大匱公發兵樞之衛賴以全已苗賊寇軍節等衛執益熾巡按御史黃鎬稱賊勢猖獗城池圍困而王驥老病公亦奏又在南裔身染瘴毒乞還 朝廷乃命保定伯梁瑾克總兵官右都御史王來代驥督同叅將都督方瑛陳友等征苗天順四年驥卒贈侯諡忠毅

彭韶曰先是麓川之役朝議皆以爲不可獨王振與王驥主之盡調雲南貴州兵以行連兵十年陞秩萬數而

夷酋終遺將士多死大軍未班列衛空虛苗獠乘間竊發攻圍城堡於是貴州東路閉矣驥與都督官聚張軌等先後權歸師所至人遮泣陳苗獠之害皆曰吾征麓寇不受命殺苗也去之苗前截後殪我軍無復紀律死亡數萬軌等僅以身免諸城被圍歲餘乃解饑死者大半而東南因之騷動驥輩不得辭其責矣惜哉昔唐天寶之盛而有事雲南今我正統之盛亦以麓寇爲意世道升降之機毋乃有數焉吾於是不能無感

續表生曰靖遠三征麓川滇人不能無怨至謂貴苗因之

以叛如天順日錄所云則恐未然也貴中苗禍何代無之
自靖遠以後如銅仁米魯爐山凱口播州皮林六大役不
在麓川下豈靖遠之尤邪嗟乎大臣不爲國任事則天
子怒爲國任事則邊人怨白起不行而督郵之劔賜姜維
爰出而離國之議起故爲邊臣者亦難矣

總督兵部尚書侯璉

侯璉澤州人宣德丁未進士授行人遷兵部主事正統初
虜寇甘肅命往會官討之事竣會有木麓川之役以郎中
叅尚書驥軍務功成進兵部侍郎鎮守雲南景泰初貴州
苗叛攻圍新添平越都勻道梗弗通城中食且盡時普定
圍尤急上命督諸軍進討璉自雲南選善射者爲前鋒
自將至普定疾戰矢下如雨賊大敗圍解遂趨貴副總兵
田禮等以兵來會克龍里甕城羊腸楊老諸寨新添平越
清平都勻諸圍俱解上嘉其功遂遷尚書又進克平莊
堡長官司時暑雨方盛疫癘大作璉得疾昇歸普定卒
蟪衣生曰甚矣兵之不易言也古人發兵頭須爲白豈徒
白頭抑且嘔心候尚書卒於普定張惠安卒於沅州豈非
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乎近者播州之役張監軍棟

楊監軍寅秋吳總戎廣俱以賊平病歿嗟乎是苦也惟同嘗膽者知之耳敵破臣亡誰暇計人苦樂哉

巡撫王恂

王恂字用誠公安人初名振熈與中官同改名恂宣德庚戌進士選庶吉士歷陞脩撰正統己巳遷大理寺丞巡撫貴州克舉邊務賑窮掩骼民夷懷畏景泰二年召改右庶子管司業事四年陞祭酒初楊文定公溥柄國恂從之游謹厚不諱溥稱之曰吾鄉後進若恂者其文行忠信士手所著有誠齋集

附楚紀曰攷楊文定集王用誠爲祭酒時與同邑劉亦清俱爲莫逆亦但用誠醇謹善事文定而亦清踈俊以故出補外藩替白蓮羽詞林綴班鑿破有美一人秉性清和典教成均文行忠信委心文定不失其正

都御史王來

王來慈谿人景泰元年辰沅靖及平越清平洞苗蜂屯爲梗有苗民韋同烈者據清平香爐山驅脇黨類侵掠疆場上命都御史來總督軍務保定伯梁瑤掛平蠻將軍甲充大總兵官以是年四月出師十月壬辰進兵天柱及靖

州銅鼓五開城步平水所至長驅賊皆迎降遂移兵沅州
二年二月乙亥討爐山寨其山壁立千仞環盤二十餘里
大軍環列劄管旌旗耀日戈矛飛霜苗衆遂以同烈等縛
送軍門械送京師磔於市餘賊猶懼威未下官軍圍守攻
擊賊緣崖羅拜乞生叅將李震請曰王者之師除暴懷柔
今元惡既擒脇從餘黨及妻孥昔皆沾被化育出力供賦
與編氓伍今既求生向化宜撫恤之以副 聖詔寬恤之
仁僉議既同來乃許之於是苗酋羅義等十二人皆以藤
羅纏束懸墜下山俯伏軍前請罪願徭役貢賦如故立石

茲山永爲警戒

增未生曰予讀王慈谿公平蠻恩信記謂石可泐恩信不
可泐詞亦嚴矣乃德靖間復狡焉蠢起屠城殺官仍穴爐
山慘毒尤酷所謂恩信安在夷性險譎當事者防其漸可
也

副都御史蔣琳

蔣琳錢塘人宣德中以父驥廕景泰四年以副都巡撫廉
幹果毅鋤強剔蠹恩威丕著時清水江苗叛授方略殄之
遷建布政司治卓有條理天順元年爲怨讎構害未盡

續本生曰題名碑蔣中丞琳陞禮部侍郎列卿年未禮侍
無蔣公名貴州巡撫表有怨讎構死一語碑似可疑考琳
父驥革除庚辰進士宣德五年爲禮右侍郎豈碑誤以爲
琳邪

副都御史白恭敏公圭

白圭字宗玉南宮人正統壬戌進士授御史歷陞浙江布
政天順二年以右副都巡撫湖廣兼理貴州軍務晉都御
史務在大體入爲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卒贈少傅諡恭
敏

菽園雜記云白恭敏公圭凝重簡默喜怒不形爲兵部
日奏疏悉假各屬曹橐具稍加筆削人往往以簡當服
向之公退卽閉閣坐臥請謁者至左右拒之多不得入見
而去故當時有酣睡不事事之謗一中官請託不入令
邏卒陰伺其短以脇之公密召四司官戒飭群吏而已
竟不從公嘗再與征討累有軍功未嘗令家人冒功得
官職此尤過人者公歿後刑書項公忠代之視篆日語
四司云吾不如白大人有福爾各司凡事慎之未幾項
公免有福者蓋輕之之辭然亦若所謂識云

兵部尚書程襄毅公信

程信字彥實休寧人正統七年進士成化元年爲兵部侍郎當是時兩廣川陝荆襄諸路用兵信署部區畫方略皆中機宜先是四川貴州山都掌蠻叛兩鎮守將不相下兵久無功朝議遣大臣督戰科道官在軍中者忽告捷得賞未幾諸蠻又叛據大壩山箐險破合江等九縣三年進公尚書督軍與襄城伯李瑾發川廣雲貴番漢兵討賊公至分大軍三道自督入金鷲池四川軍由我縣貴州軍由芒部雲南軍由普市入期會大壩大軍進至李子關渡紅舖賊恃險拒敵飛檄下礮石如雨我軍發神鎗勁弩賊却攀崖上順風舉火焚其龍背豹尾二寨賊退保大壩貴州軍已騎其後四川雲南軍角其左右賊驚散不支連破諸賊斬首五千擒二千餘賊復走入天井水磨二洞洞窵幽暗不可入室洞圍守月餘賊死幾盡九姓土僚附賊乘遂師撲剿又大捷請移瀘州衛渡航舖控諸蠻分山都掌故地隸永寧芒部更大壩爲太平川立長官司轄熟夷論功兼大理卿言官論公上首虜不實公四疏請老不允七年調南兵書九年卒贈太子少保諡襄毅

續衣生曰王元簡國憲家猷載程公信白公圭偕赴春闈
時入旅肆中忽鍋鳴三公以為不祥出避之鍋聲隨其車
數里而止後二公相繼為大司馬考白公天順三年為貴
州巡撫程公成化三年為川貴總督弟程休寧人白南宮
人不知何以計偕邪抑解厄邪

附程尚書月潭寺詩水正澄兮月正晴波光月影兩相
平波因月色光偏潔月藉波光色更明形自無前元一
氣名從有後別雙清東坡暫駐三軍節聊向源頭一濯

副都御史陳宜

陳宜字公宜秦和人正統壬戌進士成化四年由雲南左
布政使陞副都巡撫清淨簡易推心置人腹懷柔遠夷無
推戴者大勦之役公率叅將吳經由芒部進都指揮韓忠
由普水腦進總兵毛榮由李子關進會尚書程襄毅公大
破都掌蠻川貴地方以盛賜金幣寶楮已有怙勢訴功者
數十人謂斬首級數千餘俱梟沿邊未紀錄乞行勘陞賞
意公必徇情實其事也公覆奏沿邊無梟掛首級因言此
輩素習驕惰避事乃敢詐功微賞法當究治以警將來事

雖報罷輿論多其持正已及陞兵部右侍郎壬辰卒於濟
寧大學士彭時銘其墓

墳本生曰予讀雲南通志稱公才識過人聲譽籍籍公之

澤洽於雲貴深矣今其子孫猶蕃碩稱柳溪陳氏為子邑

巨姓云

副都御史李浩 附汪浩

李浩字德廣德安人一日安陸人正統丁卯貢 布政司

拜兵科給事中 英宗御朝見其儀狀偉甚超遷南工部

侍郎初總京諸兼理屯政處置咸宜天順改元左遷貴州

叅政改河南未幾轉貴州布政使適苗叛拜副都御史往

撫治之尋四川大壩夷亂統雲貴兵征剿所向克捷加三

品俸卒丘文莊公誌其墓同時有汪浩者字弘初石首人

景泰辛未進士授南大理寺副天順初出補四川僉事時

成夔潼嘉諸郡寇作浩多方經略擒斬萬餘擢僉都御史

巡撫四川平劇賊趙鐸等加副都往討都掌叛夷尚書程

襄毅公督戰益急浩發其窖藏軍儲益裕卒致底定論者

以其殺降謫配北鄙所著有平西錄

附廖氏楚紀曰讀丘文莊瓊臺稿以李浩為可人也夷

攷之乃冒中官覃浩以故奧援而汪浩之貪天功亦猶是也贊曰守身為大斯為純臣殺降為虐幽有鬼神一浩功過言不揜情史氏評之恐失其真

墳本生曰李浩撫黔中而媚竈汪浩討都掌而殺降均非純臣汪雖四川撫臣以佐程襄毅討叛夷故竝系之貴州

都掌屬永盛司

雷尚書列卿年表貴州巡撫仍載汪浩云

附都掌始末

成化元年戎縣都掌夷頻歲入寇遣僉都御史汪浩都督為成征之侍讀周洪謨上疏請於都掌照九姓設長

官司使若主自擇素所信服者命為土官上命兵部

行浩成議時浩在成都捕反賊趙鐸成在敘州知戎縣

漢民不欲夷人割置土官而利其鈐轄乃不用本縣勸

報惟召鄰縣夷酋導衆議王禮等詣都掌諸塔諭以設

官之意諸夷大悅首二百人詣敘州見成自具馬二十

七匹為赴闕謝恩計成犒之賞以布令還戎縣以俟

尋遣人報浩會奏謂都掌舊前大壩三處宜設三長官

司諸夷自擇大首領三人堪任長官次首領三十四人

堪為冠帶把事協贊土官分統各峯疏入方議鑄印九

月浩至自成都戒縣漢民不欲置土官者以甘言啖浩謂成所招諸酋雖授以官終不能禁其劫掠此皆梟雄一可當百乘機除之則餘孽皆庸劣不足慮數十年可無虞也浩不知其詐遂決意殺之至戎縣諸酋迎謁浩諭之曰降蠻太少與官太多可廻若招三千蠻民來我卽與若奏異日追入招諸酋入卽閉營門五百壯士皆露刃環列時諸酋目納款後久釋金革俯聽命浩厲聲責之諸蠻叩首請罪露刃者皆前殺二百七十餘人內一人躍出牽衛士刀刺殺二人而後死浩使人報成

成怒曰是成所招者已與公會奏矣柰何殺之猶豫數日乃又與浩合奏夷始雖歸降終則異志且欲伏兵敵殺官軍不得已調大軍剿之斬首若干破砦若干旣而諸砦餘黨聚議報讐十一月乃赴貴州總兵官處詐降都指揮丁寔等出營迎之夷伏兵四起官軍五千餘衆皆沒十二月月初欲寇四川浩等聞之夜奔長寧分軍實各縣徑還成都時官軍夜行迷道入馬墜溪谷死者甚衆賊追浩等声言欲齶其肉不及乃攻長寧三日於城下言曰是爾長寧周侍讀使都御史誘殺吾父兄今不拘

五年十年務將一城人殺絕適賊聞戎縣人劫其巢穴
乃解圍去時夷恨既深鋒不可當貴州兵屯金鷄池四
川軍屯茂縣兩軍堅壁不出而夷人由其間循江之南
直抵江安納谿合江如履無人之境諸縣官民士庶皆
遷江北露次浩往來江上不敢南泊江安賈家砦爲賊
所屠殺五百五十餘口縣官走白浩怒曰吾方報捷又
寧有賊邪捶之幾死乃遣人鉗各縣欲訴夷情者一夕
夷驅合江等縣婦女一百七十水牛三百次長寧石笋
山下都指揮宰用等率軍逐之賊皆遁盡獲所虜人畜

時三司以浩成旣奏賊宜剿不宜撫故勞餉以供兩軍
二年旣不能剿又不敢撫會長寧縣具夷人城下之言
以聞朝命如可撫乃撫之於是遣人招撫夷人遂聽
命使夷首十二人赴京貢馬十二銅鼓一旦告乞仍設
土官但畏浩等勢不敢言枉殺父兄事浩等欲實前奏
終不與設官夷人益恨復抄掠上聞乃勅總兵官襄
城伯李瑾兵部尚書程信等率兵來討紀功則方御史
綜理軍餉則俞郎中陳主事二年十二月大軍至芮成
由戎縣進都御史陳宜叅將吳經由芒部進都指揮韓

忠由普水腦進貴州總兵吳榮為左哨由李子關進汪
 浩督參將宰用為右哨由渡舡舖進二十三日毛榮及
 韓忠燒落崖落魏等砦二十四日毛榮韓忠及都督羅
 秉忠都指揮白玘燒上下落莫用小鐵爐勇墻等砦二
 十五日汪浩宰用都指揮周海柳英等燒洞掃海納龍
 背豹尾等砦二十六日芮成等進攻大穴塘等處二十
 七日燒昔垂昧漏等砦四年正月十四日都指揮唐聞
 等攻天井洞二月二十八日敘南衛指揮同知李鑛破
 凌霄城大軍前後斬首千餘級俘賊蠻四百口還所虜

男婦百餘獲銅鼓十七牛馬器械無算燒賊巢貳百餘
 砦始諸夷聞大軍至留老弱守砦壯者皆遁深箐削木
 皮為食有饑死者若再困之一月則死殆盡然自昔攻
 圍者皆以他故而退殆天不欲絕其類歟諸賊既平程
 信等奏改大壩為太平置長官司舉永寧士人黃錡為
 長官於渡船舖置瀘州衛尋舉殺賊有功按察司僉事
 嚴正為副使都指揮韓忠為都督僉事克參將守川貴
 地方六年之間賴以靖謐

刑部尚書何文肅公喬新 文淵

何喬新字廷秀廣昌人景泰五年進士屢官刑部侍郎成化間播州宣慰楊輝嬖妾寵庶子友欲奪嫡子愛諸酋不從輝矯奪大壩鎮草諸夷寨立懷遠宣化二長官司又割播州凱里五十二寨設安寧宣撫司立友為使張都御史瓚輒為輝畫請旨會愛母死友母益橫專結凶黨誣愛反交通唐王朝廷疑愛遣公即訊友母子又輦金寶賂諸權貴人欲公因愛待命衆籍籍為友遊說必欲去愛公至盡得友子母奸惡罪條上白愛無反謀革友宣撫削官銷印遷保寧與產業自給播州遂定後友子張歸播兵部尚書胡世寧請立安撫司於凱里以張為之今凱里司是已何公後官刑部尚書卒諡文肅先是景泰元年貴州苗叛文肅父吏部左侍郎何文淵疏稱貴州地方洪武初止設貴州思南思州宣慰司管屬土民設都司鎮其他地高皇帝命鎮遠侯顧成鎮守事簡民安遠人畏服永樂十一年湖廣叅政蔣廷瓚奏設貴州布按二司及六府每營不過一二百戶官多民少差煩役重官吏多貪墨橫索民財民日漸困以致去歲苗叛殺害軍民總兵官宮聚又生事激變水西等處土官共謀劫殺官軍征討殺人盈野自

去春以來米直騰踊人多疫死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實由於斯今兵疫民困又遣將南征湖川雲南三省僭運勞苦萬端恐生他變貴州山峻林深雖有雄兵急難成功乞令勅兵部會議被賊燒燬衙門弗復起蓋司府大小官吏及從征官軍俱各取回止熙洪武年間設宣慰司管屬土人設都司鈐束軍衛遣一大將鎮守命一大臣招撫便宜行事宣布恩威賞勞土官土人候西北胡寇寧息另議疏入下兵部尚書于謙議曰貴州苗叛攻圍畢節平越等衛敵殺官軍剽掠人畜欽命總督王驥等領兵剿殺已

巡按御史黃鎬題稱賊勢猖獗城池圍困及稱王驥老病又命保定伯梁瑤充總兵官代驥及量調直隸九江等官軍協助殺賊今臣等切詳貴州雖僻在一隅人多頑獷係我高皇帝開創于前文皇帝經營于後迄今八十餘年法制已定地方無虞比因邊將處置乖方加以征南之師數出兵疲於戍民困於遠輸遂致各種賊寇乘機生發上干聖慮勞師遠征已及年餘城池雖被圍困而各官皆能效死守土地祖宗之土地人民祖宗之人民豈可輕易棄擲但事干邊務難以遙制合行侍郎候

堆總兵梁瑤等八人同劾議務在處置合宜上不違祖宗
之成法下不遺邊境之後患至命大臣一員有去招撫
何文淵先已出差貴州備請本處山川險易民情向背合
無量與陞職請勅前去同侯璉等相度賊勢便宜招撫
務俾撫捕兩得其宜地方不致失陷上曰不必差官止
令侯璉梁瑤整理文淵不行貴州亦寧

曠本生日貴州之議失之文淵而得之忠肅播州之議失
之張瓚而得之文肅貴州非忠肅則西南之區又為左柱
藩州非文肅則夜郎之阻豈行應龍故二肅之謀國也忠
矣嗟乎文肅豈獨善交之愆已邪

副都御史秦敬

秦敬涿州人成化六年由浙江左使陞副都巡撫治責人
指不苛細小民戀之如慈母交代境內父老攜穉幼攀送
百里外涕泗不忍舍去

僉都御史宋欽

宋欽字敬之陝西乾州人成化十二年以僉都巡撫光明
正大洞見裏底苗夷感化相戒毋犯邊濶我公清寧之化
陞南大理卿

副都御史陳儼

陳儼字時莊廬陵人景泰甲戌進士成化十四年由山東左使陞副都巡撫與利剔患惟恐不及西堡寨夷弗馴躬往諭導之歸化者半有終弗率者請於上躬擐甲胄擣其巢號令嚴明信賞必罰於是渠帥稽首餘黨震怖憑崖伏洞者聞風請降或持牛酒詣軍門羅拜懽呼捷聞加從二品俸賜勅褒嘉晉爾統帥官軍分爲五路直抵播五阿朗烏統等處賊巢連月架梁躡塘熏洞攻巢官軍奮力向前先後攻剋寨分五百七十七處石洞五十四洞生擒南賊一百三十四名斬首二千七百五十二顆俘獲男婦七百二十四口搜出應禁書黃紅袍服一百七十三領牛羊等畜一千三百五十六隻凶器三千一百四十三件其餘賊衆墜崖燻死者不可勝計具見爾等同心畫策臨期成功特茲降勅獎諭爾須公同計議設法處置地方撫安善良俾安生理其有誑誤就令盜家不許一槩俘擄有失夷情致生他變爾其欽承之仲子景從軍有功抑弗報主將請遣之奏捷亦不聽在邊鎮四年不以家隨居常泊如也十九年召爲南刑右侍郎卒于家有公餘稿若干卷

曠本生曰陳公初號約齋晚年號恹恹子不欲以知能自名大學士劉公珣稱為謙謙君子然乎公初師蕭文昭文昭妻以女功名事業駸駸與文昭埒文昭庶幾知人矣

身副都御史謝昶

謝昶黃岡人成化十九年由四川左使陞右副都巡撫是時吳經為總兵昶與經共奏苗賊糾衆侮王敵殺害軍聲言入犯其勢甚熾乞調兵剿之兵部言苗賊果如經等所奏固當致討但詳諸臣奏詞不見殺掠實數宜遣官按視於是遣御史鄧庠兵部員外費瑄賜勅諭以上體朝廷好生之心下念生民煩費之苦勿據偏詞輕調大兵以邀功啓釁庠瑄至貴州苗實無稱王諸狀第稍侵我田土守臣希覲陞賞皆主用兵之議又出危言以劫持二人二人不從遂招撫苗衆苗知朝廷無剿除意各出聽撫諭兵竟不用而還昶尋致仕

副都御史孔鏞

孔鏞字昭文一字公遠吳縣人宣聖五十八代孫也天順甲戌進士成化二十三年以右副都巡撫是時清平衛部苗阿溪者桀驁多智推視諸苗有養子曰阿刺膂力絕倫

被甲三襲連二丈矛躍地而起輒三五丈兩人謀勇相資
橫行夷落推爲渠魁近苗之弱者歲分畜產而倍課其入
旅入經其境者輒誘他苗劫之官司探捕必謁溪請計溪
則要我重賄期爲剿之乃捕遠苗之悍者誣之爲賊以應
命于是遠苗亦復憚而投之以爲寨主鎮守內臣監軍總
帥率有歲賂益恣肆無忌時時託官苗以收鵠蚌之利公
廉得其狀詢之監軍總帥皆爲溪解公知不可與共事乃
自往清平訪部曲之長者得指揮王通優禮之扣以時事
層疊疊條答而獨不及溪公曰吾聞此中事惟阿溪爲大
若秘而不言何也通不對再扣之竟默然公曰吾所以異
持若者謂能辦大事非行輩等也今若此固庸人耳通曰
言之而公事辦則一方受福而愚言有益否則公將損威
而小人且赤族矣公咲曰何用弗辨而過慮若此通始慷
慨陳列根柢公曰阿溪所任何人而能通路上官通曰彼
獨藉指揮王曾總旗陳瑞必先刦此兩人乃可舉耳公曰
諾通謝去翌日將校廷泰公曰欲得一巡官若等來前吾
自選之乃指曾曰庶幾可者將校既出公謂曾曰汝何與
賊通曾驚辯不已公曰阿溪歲賂上官汝爲向導辯而不

服吾且斬汝矣曾叩頭不敢言公曰吾欲取阿溪計將安
 出曾因陳溪刺謀勇狀且曰更得一官同事乃可公曰汝
 自舉之曾曰無如陳總旗也公曰可與偕來少選曾偕瑞
 入見公訊之亦若訊曾者瑞屢顧曾曾曰勿諱也吾與若
 事公已悉知第當盡力以報公瑞亦言難狀公曰而第誘
 之出寨吾自有以取之瑞敬諾而出苗俗喜鬪牛瑞乃牽
 牛置中道伏壯士百人於牛傍叢薄間乃入寨見溪溪曰
 何久不來瑞曰都堂新到故不及來元公且溪曰都堂何
 如瑞曰怯懦無能為也溪曰聞渠在廣家時總賊有名何
 謂無能瑞曰同姓者非其人也溪曰賂之何如瑞曰公恐
 徐徐可以違令重其溪遂酌瑞縱談鬪牛事瑞曰適見道
 中牛恢然巨象也未審校公家牛何如溪曰寧有是乎我
 嘗買之瑞曰販牛者似非土人恐難強之入寨溪曰第往
 觀之顧阿刺同行瑞曰須牽公家牛往鬪之優劣可決也
 溪曰然苗俗信鬼動息必卜溪因卽座以鷄卜不吉又言
 夜夢大網披身出恐不利瑞曰夢網得魚牛必屬公矣遂
 牽牛懸騎而出至牛所觀而喜之兩牛方作鬪狀忽報迎
 官至矣瑞曰公知之乎乃王指揮耳溪笑曰老王何幸而

得此榮差俟其至我當朝之瑞曰巡官行寨公當往迎况
故人也溪刺將策騎往瑞曰公等請去佩刀恐新官見刀
以爲不利是求好及惡也溪刺咸去乃見會會勵聲詰溪
刺曰上司校部何不掃廨舍具供帳而洋洋至此何爲溪
刺猶謂戲語漫拒之會大怒曰謂不能擒若等邪溪刺猶
笑傲會大呼伏兵起叢薄間擒溪刺刺手搏傷者數十人
竟繫之馳貴州見公磔於市一境始寧遷工部侍郎公爲
政手怨不奇暇則以詩文自娛遇佳山水遊詠終日吟人
思之爲立碑

項生曰予聞孔公嶺南守郡時尚賊堆衆圍城公計不
可敵顧開門單騎詣虜營諭以禍福再宿而還夷人驚服
終公任無敢犯境者溪刺事固其微者也又讀夏國公與
國咸休冊序出公筆文詞爾雅不媿曲阜家聲云

副都御史鄧襄敏公廷贊

鄧廷贊字宗器巴陵人景泰五年進士爲淳安知縣開民
疾苦專施惠政不求赫赫名終九載無知者兵部尚書張
鵬時以都御史巡撫廣西知公薦知梧州府會母憂去貴
州程番初府在萬山中夷獠雜聚難治以公知程番公悉

心規畫凡城郭街衢廟宇廨舍以次興建榜諭諸夷使受
約束政令公平莫不感說墾田不踰界入市不二價四境
晏然蔚如中州居程番九年遷山東祭政歷左布政弘治
六年貴州黑苗又叛益肆守臣告急勅公往巡撫兼提督
軍務初撫不從始合衆謀調兵食決策征剿兵至其地號
令嚴明將校用命斬首六千獲二千械首惡俘京寇既平
奏言邠甸清平舊設二衛所屬九長官司其人世祿驕縱
陰惡釀患致夷人侵田奪貨程欲無厭已四十餘年平疫
于成于民困于轉輸甚苦不可勝言今幸當懲創除非大
更張不能爲保境安民之計條上十一事下兵部議行始
設都勻府一獨山麻哈州二清平縣一更設流官與土官兼
治以右副都御史召入臺未幾出鎮兩廣曾左都卒贈大
子少保謚襄敏

附庾氏楚紀曰廷瓚性不喜脩飾自爲知縣至知府淹
於常調者餘三十年人罕知之其後程番之績久而益
著其征貴州功雖偉而紀律不嚴部下多妄殺冒功者
人不能無議云又曰嘗聞諸楊遂庵公云鄧宗器爲方
伯時善醫雖小吏有疾必親診視及爲中丞時又善奕

雖土夷知奕者略崖岸與之奕以是圖知間里俗尚蠻
微險要嗟乎以若人而置之今日其不為衆誡者幾希
甚矣古道之難也贊曰朴貌類野山谷含靈古心類癡
江湖懸情信哉宗器職大中丞匪躬寒塞于邁駢馳貴
陽之澤粵海之動銅柱可紀青史猶著
贊衣生曰鄧宗器為淳安令九年而始為程番府守程番
又九年而始為山東參政今一除貴州輒遲遲不來既來
輒舐舐思去眎若地獄鬼國不可一日居者故若宗器者
毋問其他卽十八年守令亦何庸居易君子矣

右副都御史張廉

張廉字孟介歸安人弘治八年由貴州布政使巡撫在貴
日又民俗夷情靡不洞悉有所興革因民利病撫討視夷
順逆諳練若理家政然致仕

副都御史錢鉞

錢鉞字大用杭州前衛人成化二十三年為貴州按察使
注意學校獎帥人材製樂器二百六十四以供祀典且增
脩學舍為諸生肄習所立社學訓武弁及閭里童穉弘治
十二年由太僕卿陞右副都巡撫時善安苗孽米魯者土

知州妻也知州死魯王州事殺其庶子欲自襲夫職鎮巡
官不許且欲正其罪魯遂交勢甚披猖上命公與太監
楊友總兵官東寧伯焦俊征之公以都指揮劉英將安南
安莊晉定營長毛政黃昱兵由晉安百戶徐福屯進為左
哨都指揮王璋將晉安威清平壩把事設額整營長納墨
兵由晉安百戶官高屯進為右哨都指揮李雄吳遠侯宇
將烏撒畢節赤水寧兵由烏撒後所進為後哨截長江
遏其後路都指揮張泰黃京各提屯卒千人晉安安南
二城為聲援參政馬自然副使周鳳來議王景僉事薩嵩
為監軍亡向雲益米魯毋族也我師壓境米魯西遁已
奏捷晉安稍寧而米魯未獲上令雲南另致討焉至十
六年始平

縮衣生曰讀李士贊平夷記錢公之功似偉矣然米魯之
逸未馘於廷既有歎於呂嘉之獲而平夷之記出自叛臣
又大愧於退之之碑是役也功亡足紀石則宜什

僉都御史劉洪

子副都御史渠

劉洪字希範今鍾祥縣人成化戊戌成進士授陽穀知縣擢
御史巡視兩淮鹽課弘治戊申按雲南得憲體壬子擢浙

江副使毀庵寺立鄉塾民知嚮方轉廣東按察使十五年
 進僉都巡撫貴州值米魯叛後剪餘黨城其險要十七年
 正月洪奏所屬土苗族類漸蕃混處無別乞以百家姓編
 為字號賜之漢姓兵部覆請上曰華夏自有定分可隨
 其土俗稱呼定與姓氏不必用百家姓加副都往四川松
 潘平列柯空龍二寨正德戊辰陟右都撫治兩廣俘斬潮
 惠諸郡劇賊及府江柳桂流寇頒賞金帛有差入掌南臺
 會北寇猖獗峭水戰以豫防之卒李文正公銘其墓子梁
 渠臬俱進士梁為行人渠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吳副都御

史巡撫山西洪所者有兩廣川貴諸議及石坡稿

劉渠字清甫洪次子辛巳進士以右僉都巡撫雲南靖

五年三年陞右副都巡撫貴州請增守備言雲南界中曲

靖之東為烏撒道里綿遠夷醜狼戾已就彼議建哨堡檢

軍防禦蓋緣設無專官事難責成請增守備一人於迤東

一路以兼制之詔從其議

增衣生曰劉希範父子三為中丞而撫黔者二世家之希

邁黔南之盛事也楚紀稱希範敦實足為後生師模宜其

教家有令儀矣

戶部尚書王襄簡公賦

王軾字用敬公安人天順甲申進士授大理評事審錄四
川鞫刑平允出補四川按察司副使值貴州黑苗齋果等
叛播州土官請兵征之軾訶知其情得不遣糧本司按察
使清決滯獄囹圄爲空弘治辛亥擢僉都御史提督巡江
乙卯轉副都御史總哩京儲剗弊剔蠹恩信永孚彛撫貴
州王振風紀丙辰召入爲大理卿陟南京右部尚書弘治
十一年普安州管長福祐管夷婦米魯叛米魯以妾軾夫
奎禮以子試笑阿保及其跡莫阿歹以部落試其至內桐

爭外攻屯堡破村柵百三十餘區民庶死者百餘人猖獗
日甚於時鎮巡調集官軍征之立營保甸舖側兵未入發
營爲賊所劫布政間鉅遇害虜太監楊友官軍死者不可
勝紀爲梗十有三年流毒三百餘里十六年公以戶部尚
書統川廣雲貴漢土官兵拾餘萬討平之賊平加太子太
保年六十八卒謚襄簡所著有平蠻恤刑諸錄

副都御史洪鍾

洪鍾字宣之錢塘人進士弘治初爲四川按察使治體精
明人咸推服十八年以順天巡撫副都調貴州丁用兵之

餘地方疲憊瘡痍未起公惟務休養安和前都御史古乾
宋公欽遷巡撫行臺而未有題名記公始伐石爲之記略
曰都御史之設國初無定員地方有大事則請之朝
遣廷臣往理之九卿正佐隨時簡命亦無定官出則奉
簡繳給驛廬至其境凡事有宜俗利民者許便宜以行卽
古大夫出疆得專之義也事竟還亦無定期至正景間四
方多事於是各邊腹地方有軍務者始遍設之矣貴州巡
撫行院舊在省城南隅街宇僻隘古乾宋公欽始遷建於
此後先相承益加闢治規度宏備時題名碑記未立恐其
久而難稽也以過考舊籍得上元丁公璿以平廿四年
其年實鶴之於石以圖傳之求丈夫巡撫一方安老候寄
而刑賞黜陟舉得以專之惟在公而無私明而無蔽而已
鑑惟明也而妍與醜自見衡惟平也而輕與重自分惟其
無私無蔽也故妍者重者無所德而醜者輕者無所怨前
之諸公所謂公與明者宜無媿矣抑豈無優劣之議者乎
矧予小子承乏在茲夙素之誚吾固知其難乎免於後之
人之議之也噫前人行之而後人議之後人懼其議之而
不思所以戒之則後之議者將無已矣可不慎哉已四川

藍鄔大盜起命公總制與巡撫林公俊議不合乃代以彭公澤公歷官刑部尚書左都御史

右僉都御史沈林

沈林字材美長洲人成化辛丑進士正德七年由廣西左使陞右僉都巡撫是時宣慰未然激變亦西苗賊公疏略曰乖西苗賊阿雜等之叛由宣慰未然激之然既罷職復使其子姓承襲恐夷民不安宜將貴竹平伐等七長官司并洪邊十二馬頭地方金筑安撫二司總設爲府洪邊貴竹各設縣皆以流官撫理然任儲及長官家齊改授軍職

兵部請鎮巡等官詳議公陞副都撫山東去九年巡撫

陳天祥等復奏各長官司夷民不願開設府縣况貴竹一

司舊隸水西宣慰安萬鍾金筑等司舊隸程卷龍里府衛

初非然所部儲及齊宜各襲授原職兵部覆奏詔曰夷俗

有不可盡以常法治者儲齊准仍襲原職令與萬鍾等司

用心管束夷民毋得科害激變再有違犯者鎮巡官劾奏

罪之

考誤沈本僉都

碑刻副都誤

噶宋生曰沈公之慮遠矣而惜陳公之覆議見未及沈也八十年後貴竹平伐設爲新貴沈之言不幾於左券乎俾

盡如沈言貴陽其中土矣

金都御史陳天祥

陳天祥字元吉吳江人正德八年以提調天津左僉都調任巡撫先是三年金石司酋石承寵石承璽石方顯等糾賊爲亂時臥龍司叛賊王阿倫鄧先難清等結泗城州賊王彪等嘯聚三千餘人大肆猖獗至八年阿倫稱平地王難清稱江告工承璽等各號領兵將軍偽造銅印刻陽平將印傳榜稱亂天祥與御史鄭約等檄兵巡守備等官率兵擒剿地方遂平召還協理院事

右副都御史蕭翀

蕭翀字凌漢內江人成化進士以巡撫保定副都養病正德八年起用巡撫貴州調撫河南總督兩廣歷官四朝聲望赫奕居家儉素自持鄉閭重之

右副都御史曹祥

曹祥字應麟歙縣人正德十年由陝西左使陞副都巡撫先是鎮守銅平等苗倡亂公至卽檄諭利害解散者半其擒斬遂命者五十名顆招撫逃民三百餘名蒙 願書慰勞其略曰苗蠻連年反側貽害爾自父代以來夷患既除

地方寧靖非處置有方委任得人何以致此宜益竭才猷
綏懷遠邇通用稱 朝廷委任責成之意尋以勞疾乞休都
御史鄒公文盛奏敘前功賜金綺

續衣生曰予讀王尚書瓊覆鄒莊簡捷音疏有曹祥未經
奏請輒調兵剿賊以致誤事等語而通志祥傳又云奏敘
前功何也志傳失實如此類者不少姑闕疑焉

副都御史鄒莊簡公文盛

鄒文盛字時鳴公安人弘治癸丑進士正德十一年巡撫
先是清平衛車枕等寨苗叛其酋阿傍阿皆阿革皆稱王
據香爐山為巢糾合苗衆焚劫居民蔓及興隆偏橋平新
龍貴諸鎮道阻不通巡撫曹祥同鎮巡諸臣檄諸路兵以
都指揮周吉部領參議蔡潮監視且剿且撫會祥去文盛
代之諸苗負固不聽撫 上命文盛剿之別初湖廣巡撫
秦金總兵官楊英以兵會兵未至文盛先集貴州兵以參
政胡濂參議蔡潮都指揮潘勳指揮余大倫各監統於正
德十一年八月三日進剿初八日擣砲木寨伏兵計擒賊
首阿革二十六日擣羅襪寨擒賊從阿義阿黎九月十一
日指揮滿弼王言金章等率將兵巡徼遇賊衆三百餘人

自香爐突出至大岐坡弼等四面邀擊殺賊五十餘人賊
退奔據白崖亡何副總兵李瑾帥湖廣兵至川貴各路兵
俱先後至募兵亦集文盛乃分兵五哨命參將洛忠都指
揮劉麟陶霖王璽祝鎮葉臺楊淮許詔各統領副使李麟
參議蔡朝會事許効廉詹源各監軍參政胡濂督餉布政
使趙文奎轉運指揮余大綸率將兵策應總兵官李昂副
總兵李瑾駐師要害地應援文盛與太監李鎮居中節制
御史周文光紀功諸將分道刻期進抵香爐夾攻之山四
壁立陡絕惟隘路五處逶迤可上賊皆築砦柵守禦官兵
稍近木石毒弩俱下官兵用火銃焚其柵賊以水沃賊
之諸將仰攻數日不克乃以意製鐵梯爬山虎繩梯等具
督令宣慰彭九霄彭明輔等棟精兵於十月三日昧爽附
山下緣崖猿攀相引上拔其外柵縱火焚賊廬舍三十餘
間擊斬百餘人賊殊死戰兵不得深入遂斂衆退復採木
製楊橋戰樓高與賊寨埒約接近可攀登者至十四日夜
分雷兩大作諸軍覘賊不備昇前攻具附崖土兵先登官
軍繼之斬關拔柵入縱火焚賊廬舍煙焰蔽天四面夾攻
至天明賊不能支乃退奔入後山復據險爲寨後山峻隘

尤甚諸將督兵進駐重險間二十二日乃伏兵崖下令都
指揮王言同嚮導陳良等誘之賊衆恃鏢弩下山迎敵號
舉伏兵四起接戰數合賊復奔據山絕頂拒守益堅諸將
用嚮導土人探知賊山後頗有林木藤蘿可懸棧梯絙數
處乃先遣人入寨與約至二十八日令百戶卽剛吳隆於
山前招賊酋與語撫之使命往復故延乂賊果聚衆前山
觀聽山後備稍弛諸將乃督兵以攻具附所探諸處齊登
賊衆覺倉卒拒戰官兵已奪險遂奮擊賊不能禦乃大潰
官兵乘勝入檣崖洞擒賊首阿傍等斬俘甚衆二十二日
分兵搜捕山箐橋斬略盡諸將遣使告文盛黑苗乂負因
稱亂據龍頭都黎等山寨與阿傍等聲執相倚居民披其
荼虐官府屢欲剿之以阿傍等未靖兵力不及故亂日益
滋今兵衆大集請乘勝進剿黑苗諸叛亂巢寨其脅從觀
望諸苗亦宜乘此兵威撫定之可無難者文盛然其計令
諸將以十一月十六日帥兵進剿黑苗檣龍頭寨賊恃江
水深險沿崖禦之官兵伐木爲筏渡江直衝賊巢縱火焚
賊廬舍儲積賊敗走諸軍乘勝追殺十二月初七日進檣
都黎連日檣都蘭都逢密西大支馬羅等寨擒苗酋阿茲

等俘斬若干遣使招撫諸苗寨諸苗寨悉聽撫黑苗遂平
 前後共擒獲首惡阿傍阿革及阿茲等二十餘人從賊阿
 攷等八十餘人斬首一千五百一十九級俘獲老弱婦女
 二百二十餘人焚賊廬舍一萬四千餘間獲牲口夷器筆
 物甚衆撫過苗衆三百七十五寨官兵陣亡七十三人傷
 者二百八十人乃班師捷聞 上降璽書獎諭文盛等諸
 將校各賞賚有差歷官右都御史南戶書卒年七十有八
 贈太子少保謚莊簡

贛衣生曰予過爐山山若偃爐屹立群山中分為三級下
 窮四面斗絕環抱一巖如爐之腹而偃其口中則雙峽然
 絡漣然巨塊如爐之腰土為一坪設一門內可容數萬衆
 有田有井後門圓石兀立如爐之柄達諸叛苗踞其間
 自謂牢不可拔已而官兵從後曳繩梯以破其堅數十年
 逋寇一旦撲滅香爐之險不足恃矣是役也鄒公主之募
 少叅朝佐之而蔡功竟不序惜哉

附兵部尚書王瓊貴州捷音疏略云該巡撫貴州副都
 御史鄒文盛題議照苗民逆命自古為然而恃險肆惡
 於今獨甚猖亂於阿傍阿階之桀酋蠢動於車梳門樓

之諸寨動稱六十年氣數皆然輒以韋同烈故事藉口
呼吸之間蟻聚蜂屯奔跳之際鳴張豕突自清平興隆
以及偏頭諸衛欲攻阻上京之路由平越新添以及龍
貴諸鎮欲據為已有之區軍屯財蓄燒劫無遺衛堡城
池攻圍不次稍聚香爐巢穴敵殺應捕官軍若居民若
行旅殘傷無算若村市若鎮店槍掠一空稱呼自為苟
王出入僭乘轎馬草爲重熾於遠邇光聲聯絡於蠻夷
請兵討罪胡慶交章得旨會師撫征竝舉蓋叛逆久
困於冥頑顛招安適資乎玩侮大兵壓境猶戢戢軍

方面厥罪滔天寔自絕生成覆育神人共憤征剿何疑
于是預刃玉石明示恩威大會三省之兵共圖萬全之
計合羽翼之羣寨先根據之香爐四面圍繞五哨夾攻
官軍土軍輪番攻擊軍器火器錯雜交施厚賞激之於
前嚴罰懾之於後是以官兵各輸謀勇共圖成功或逆
樓接戰或架梯攀登我攻之無間於晝夜彼禦之莫救
乎東西峴其無備之處密爲暗取之謀一登而戮其梟
桀銳鋒已挫再登而斬其首惡巢穴燼燬種類盡於三
登根株不遺一縷軍聲震地煙焰燭天數十尋巖嶼之

山一朝失險千百年逋逃之寇一旦誅夷香爐摧裂夷寨震動舉此加彼順若建瓴圖易先難勢如破竹故傳檄漂蕩諸酋輸誠納款歸我侵疆加兵黎蘭等寨落膽飛魄以次授首必渠魁之是誅縱脇從而問師雖無敵兵不窮追功幸有成難歸破險惟茲賊巢諸夷窺望名爲香爐形如磨盤盤之下壁立四圍堅若金城盤之隅平行士頃稱巢穴而盤之上則突兀盤旋可望而不可登也賊據此以爲天險人望之以爲虎穴先年賊聚寔厚王師以二十三萬連營數十餘里圍之數月竟至老師而費財得一首賊遽爾班師而報捷是以賊未痛遭挫衄心常狃於反叛動因小忿弄兵每以前事藉口今兵不滿五萬歷時未及三月破先年不能破之山滅先年不能滅之賊功高往昔威震羣夷皆人皇上聖武布昭乎遐邇英謀妙契乎神人而本兵大臣與惟慳元老又能運謀指示默中機宜所謂定於朝廊之上以主其事者故將士得以奮貔貅之勇而臣等亦得以効犬馬之勞以致有此克捷地方底寧人民胥慶從事官僚如叅將洛忠都指揮聿曇楊淮許詔陶霖劉麒祝

鎮王璽專哨統軍料敵制勝而叅將洛忠與委官署都
指揮楊仁分布撫處尤盡心力副使李麟叅議蔡潮僉
事許效廉詹源監軍紀驗革解籌畫而叅議蔡潮先同
緣事都指揮邵鑑防禦撫捕又著勞勩督糧有措置之
方供軍無缺乏之患貴州叅政胡濂之勞可錄給軍餉
於經過之時防騷擾於必由之處湖廣叅政張天相僉
事汪王之長可數貴州布政司見任布政使趙文奎陞
任布政使陳雍綜理錢糧區畫惟謹都按二司見任按
察使材長吉都指揮王麟緣事都指揮潘勳協贊戎務
幹理亦勤至如荊村宣慰俟凡領征百執事漢土官自
或叅謀逐殺或督責駁奔亦皆宣力効勞而不敢有怠
馬者也臣等文恐大兵旣掣漏殄殘賊及新撫夷寨或
至乘虛反側議留本省并輪戍官軍行委叅將等官統
領於各該衛堡住劄防守會同兵備守巡官將殘破城
池關隘逐漸脩理以爲長久之圖遇有殘賊出沒相機
追捕以靖地方初附夷民資助安插使得生理候至明
年三四月間苗夷旣歸地方無事將前留官軍發回該
衛所著伍差操其四川管下天漂天霸等處黑苗雖經

招撫退回巢穴但性類大羊叛服不常乞 勅該部轉行彼處巡撫巡接督行該道守巡官嚴督播州宣慰楊武責令該管舍目不時撫諭不許仍前越境侵占貽患地方除官軍人等獲到功次該巡按紀功御史查照造冊及將僭王首惡阿傍等查審明白各另具奏軍中用過錢糧等項行布政司造冊徑繳該部查照已於本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班師外緣係捷音事理具本專差料材指揮余大綸奏奉 聖旨是這苗賊恃險聚眾攻圍城池敵殺官軍阻塞道路累次不服招撫鄒文盛等乃能督率將士摧平巢穴出師未久即能成功良可嘉尚寫勅獎勵差來人陞一級賞紵絲衣服一套新鈔一千貫各該有功等項官負人等該陞賞的兵部還看了來說欽此臣等議得正德十一年先任巡撫貴州都御史曹祥等因未經奏請 上命授以成算輒調土兵剿賊以致掣肘誤事後該本部前項查議節次具奏荷蒙 聖明洞見用兵機宜屢降 勅旨指示方略各官方知警衆遵守致此克捷臣等不過奉行文書脩舉職業豈敢言功切照巡撫貴州右副都御史鄒文盛等督理軍

務運籌調度勞勤居多鎮守貴州太監李鎮協心讓處
勤勞顯著總兵官李島副總兵李瑾統領官軍躬親督
戰尤爲有功巡按御史周文光糾察奸弊紀驗功次秉
公持正事無沮撓功亦可錄合無先將李鎮鄒文盛李
昂李瑾周文光照依各年平定賊寇陞錄事例或量陞
職級或加增祿米或祿廩子姪以酬其功再照巡撫湖
廣都御史秦金督調兵糧休期征進亦與有勞合無亦
加賞資以酬其勞但 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俱不敢
擅擬伏乞 聖裁其餘有功官軍人等參將谷忠等并
土官彭九膏彭明韓等及陣亡之人本部查照紀功文
冊另行議擬具奏陞賞中間先察有罪人員今次有功
亦論功罪多寡應否准贖緣由奏 請定奪再照各官
奏稱四川管下天漂天壩等處黑苗雖經招撫退回巢
穴但性類大羊叛服不常乞行四川鎮巡官嚴督橋州
宣慰楊斌不時撫諭不許仍前越境侵犯一節合無本
部馬上齋文交與西川鎮巡官計議作何方略督委宣
慰楊斌管束黑苗不得侵犯貴州境內應施行者就便
從宜施行仍呈馳回奏定奪若別有應爲議處事宜亦

須作急陳奏不許徒爲文具因循坐視以後黑苗侵犯
貴州其四川鎮巡官責必難辭

南刑部左侍郎樊瑩

南刑部左侍郎樊瑩

樊瑩常山人天順甲申進士弘治十六年雲南景東衛雲
迷霧慘書晦八日陶孟等處地震雷火上命瑩以南刑
左侍兼左僉都巡視雲貴瑩奏黜貴州一省叅政等官三
百餘員意謂致此災者雲貴各官不職所召也于時戶部
郎席書上疏諍之其略曰此等災異繫朝廷不繫雲貴
繫天下不繫一方在近政不在遠政在大臣不在小臣謹

按春秋梁山崩不書魯者爲天下記異也宋史載順宗時
彗出應在齊魯帝曰朕以天下爲憂豈直一方邪詔求直
言減膳避殿而彗滅推古證今雲南災異不專一方可知
矣今中外皆曰上有堯舜之君惜下無臯夔之臣故使
陛下稟堯舜之資斯民不被堯舜之澤者諸大臣之過也
使陛下享承平之世不能率祖宗之舊章諸大臣之過
也使陛下不能燭左右之姦知間閭之苦者諸大臣之
過也及政事乖悖陰陽愆伏天地不和之氣偶泄于雲南
當國大臣何以道其咎哉今賢者不知自陳不賢者未經

劾免而司風紀者亦不聞舉奏大奸大貪以答 天譴乃議請大臣前去雲貴考察賢否欲移大災大異以遠方官屬當之此何爲邪漢順帝遣八使行天下表劾忠汙御史張綱埋輪於雒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狝狸劾奏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以外戚蒙恩四貪恣橫殘害忠良謹條無君之心十五事帝知綱忠不能用至今惜之侍郎樊瑩受風憲職巡察姦汙使能卓特風裁劾奏宦戚不法者數人大臣失法數人雲貴不必遠巡山川不必告祭而災異自彌矣今大貪尚肆而大臣引退者不聞一人貴州偏藩考退官自乃至三百餘台雲南一省又不知退幾百人以此而期彌災變此又何爲者邪臣又竊有論者雲貴三藩僻居萬里苗蠻雜處闢殺相尋士不願生其地官不願宦其所官于此者有妻孥不能給贍有窮之不能還鄉今退官自募職倉官有焉巡檢驛丞有焉是數官者以虐暴不能淫刑以貪饕不能賣賄以此區區小官用當赫赫大變臣愚不知所以也今察雲南以災出本處故也若以災拘地方則貴州原無災異官之被察也何謂若以罪由米曾則雲南初非所部天之降災也何緣若曰二處相鄰則

四川亦在接境移此加彼延西迤東臣不知所以也以去歲言之湖廣江浙諸處或地震軍民房屋或風撼人畜生命或雷雹殊常或流火迭見或猛虎在處傷人或山蛟同日出地淮陽等處流移載道餓莩填途災異之甚又不減于雲南今議者獨察雲貴二處不及各處官負豈垂貴多貪墨各處皆廉白臣愚不知所以也前此數年有星如輪殞于山東禹城縣結石數塊近年有物黑杰者兩于四川忠州議者不罪禹城忠州官者以事關國家非緣州縣故也雲南災異大類此者在彼則原其無辜在此則謂其有罪臣愚又不知所以也臣一聞聖奏不覺心思失平近讀明詔既令斟酌去留復令查實未看臣有以見陛下仁同一視明照萬里出于尋常千萬伏惟陛下益隆天地之德益溥日月之明乞勅吏部再行議處轉令雲貴按察官自待今冬會朝考察時應黜者與各省官同黜應留者與各省官同留蕩蕩平平無偏無倚此天地氣象帝王規模如此而天心不感天變不回臣未喻也書之名自此益著其後議大禮以禮部尚書入爲大學士瑩後爲南刑書卒謚清簡

蟻豕生曰貴州之官屈指數之董董耳又強半雜流幕職
樊侍郎一考察至三百人雲南千二百人二省之官兀然
一空刻矣而猶得謚清簡豈清者刻邪席文舉以一郎官
諍議及此可不謂昌言邪

總督兵部尚書伍文定

伍文定字時泰松滋人弘治己未進士歷官吉安府知府
曾宸濠叛公從王新建侯起兵濠擒歷副都御史提督操
江嘉靖七年壬午部叛公以兵部尚書提督雲貴川廣軍務
進剿已四川議撫遂龍西江還京

附伍尚書詩貴陽南將軍中懷孝能全始是夫不然中

土亦林胡城孤元賴剛賜在廿板蕩終歸人義仗氣壓山

朝魏血食名同巡遠振寰區英孺尚助堂堂陣唾手天

靖亂徒○興隆雲泉開頁東苔逕闕林丘亭午西遊

響繫騶澗影靜涵雲影碧鳥聲時應水聲幽秋生小閣

無雙地月到中天第一州為擬北還重憇日黃花香裏

喜豐收

右副都御史劉士元

劉士元字伯儒彭縣人嘉靖十年由廣東左使按副都巡

撫先是九年真州盜起真屬播在婺川南川之交州有鄭
駱二土官者漁獵刻厲民不聊生土豪花姓者數家各擁
佃民數千戶皆亡命二土官徵求不已周天星正大魚等
遂乘時煽動婺川南川危甚公主勦令參議姚文華僉事
王尚志同領兵都指揮督土舍張暈進剿之賊平各受
欽賞有差是年流賊徐雲山等叛流毒縣境守備蕭鼎提
兵征之二年乃寇初貴州安撫司每遇朝 觀之年進馬
四匹易四十金貯庫時凱里楊張初授安撫恐起派首賊
騷擾新民欲比例施南乞求蠲免其充以聞部議凱里為
新造之城凱苗皆新附之民止令照例進表免其進貢馬
匹姑待五七年後生意漸復事體漸安然後與各土司一
體進貢 上從部議

副都御史徐莊裕公問

徐問字用中武進人弘治壬戌進士歷官廣東左使以治
行第一賜宴賞嘉靖十一年巡撫公丁兵後帑藏耗亡乃
爬騷枚集以為邊休其跳梁甚者萬不獲已動衆殲夷以
為民靖卷卷教化舉行藍田鄉約朔望擇郡耆老宣揚
聖諭講讀律令置彰善癉惡二簿時或親臨飭之俗用丕

變都勻土酋蒙越煽亂民疲于轉輸公多方調停督偏裨
刻期必克未幾越就擒所著有讀書劄記遺于黔歷官南
戶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謚莊裕

蟻衣生曰徐尚書潛心學問立志師聖賢而草芥名利神
明衾枕發為聲歌儼然一邵堯夫陳公甫也予取其詩讀
之如云吾道無隱顯慎脩無古今莫云暗漏地不有神斯
臨卽慎獨之旨也如云客感多年違忿怨易留止室爾多
愆心志怒從此始卽不遷不貳之學也如云從觀物外心
淡薄終可持茅茨亦不惡脫粟亦不饑卽疏食飲水之風
也嗚呼可謂明道君子矣

附徐尚書詩○玄枵值莫冬歲月行復疾朔風鳴枯林
揚塵暗白日中年瀛海上華髮變初值常恐寡道氣形
韋遂流沕心知虛象明多俾玄理室悠悠百年內人事
易得失行矣須勉旃茲期我當必○人心有至美空洞
物皆備樞機幹古今感通塞天地黃虞啓重關後聖發
玄秘引緒儒哲言一綫永不墜云何後世人界此身反
累開闔旣非時傾危亦容易有如狂寇入倉卒主翁避
彼美七尺軀瀆落空曼曼詩書賴前訓耿耿恒不昧奉

以嚴君尊翼以向明位于城守彌堅庶用防突騎又之
萬慮靜悠然見天稔窮年已謬誤峻德良寡遂毋使固
陋滋身志兩相棄○人心易來往一往性乃虛上軍命
巫咸招之反故廬廬深定斯靜洞與神明居所存既不
易所出安可踈先王重檢身檢身當何如視聽言動思
與理同卷舒持此徑寸衷感通萬里餘毋為浪觀海咄
咄同欵欵

副都御史陳克宅

陳克宅字卽卿餘姚人正德甲戌嘉靖十四年由湖

廣左使巡撫貴州先是都勻苗阿向與王官王仲武爭田
構殺仲武出奔阿向遂據凱口因為亂圍圍十餘里高四
十丈四壁斗絕獨一徑尺許曲折而登上有天池雖旱不
竭積糧可支伍年變聞克宅與都督僉事楊仁調水西兵
剿之宣慰使安萬銓素驕抗不法邀重賞乃行提兵萬餘
屯圍下相持三月仰視絕壁無可為計獨東北隅有巨樹
斜斜偃蹇半壁間然去地二十丈許萬銓令軍中曰能為
猿猴上絕壁者與千金有兩壯士出應命乃鍛鐵鈎傳手
足為指爪人腰四微一劬約至樹憩足卽奮微下升人人

帶銃砲長徽而起候兩霽夜昏異不辨咫尺時爬緣而上第微聞刺刺聲俄者崩石則一人墜地骸骨泥爛矣俄而長徽下垂始知一人已據樹乃遣兵四人緣徽躡樹間壯士應命者復由樹間爬緣而上至圍頂適為賊巡撒者鳴繯而至壯士伏草間俟其近揮劍斬之鳴繯代為巡撒者賊恬然覺也垂徽下引樹間人樹間人復引下人累累而起至圍者可二三十人便舉火發銃砲大呼曰天兵上回矣賊象驚起昏黑中自相格殺死者數千人奔徑奔下失足墜崖死者又千人黎明本西軍蟻附土圍克宅令軍中曰賊非關格而禮殺及黎明後殺者功俱不錄自是一軍解體相與賈路走賊阿向始共其黨三百人免圍營一空焚其積聚乃班師而以三百官兵戌圍月餘阿向復糾攔土黑苗藥固盡殺官兵克宅欲勒兵圍之時倉事田汝成飭兵息石聞之乃獻書于克宅曰凱口餘孽復肆猖狂竊料今日賊勢敗昔殊科攻伐之策亦當應再往者一二梟獍負其窟穴草竊為姦者皆內儲穢稱外為黨數包藏上有餘年迺敢陸梁以延歲月今者諸賊以亡命之餘憂在溝壑冒萬死一生之計謹呼而起非有旁蹊渠首通謀

結納擁羣醜以張應援也守彈丸之地踰伏其中無異甕
缶極升斗之糧躡尺五之道束腓而登無異哺噉非素有
紅粟朽貫積之倉庾麋畜大豕肥牛以資擊剝也失此二
者爲必敗之形而欲楛朽腹張空羸睥目而前以膺貔虎
是曰刀鋸之魂不足慮也然竊聞之首禍一招而合者三
四百人課其十日之糧亦不下三四十石費亦厚矣而踰
旬不餒者無乃有間道捷徑偷輸潛輓以給其中者不然
何所恃以爲生也夫蠻貊夷落之地事異中原譬之禦寇
於洞房委巷之中博擊無所爲力故征蠻之各皆廣列伏
便扼險面趣高四塞以困之謂之得地若我遂其險而彼
乘其高順逆強弱之勢已懸倍蓰是以諸賊雖微亦未可
以辱食屠剪也惟在據其要害斷其芻粟之塗重營密柵
勤其間規嚴壘而若勿與角利使彼進無所禦退無所逸
遠不過一月而羸疲之屍橐磔麾下矣若夫我軍旣固彼
勢益孤食竭道窮必至奔突則潰圍之戰不可不鑒也相
持旣久觀望無端我忽而衰彼窮而銳或晨昏惰臥刀斗
失鳴則刳管之虞不可不備也防禦旣周姦謀益窘必甘
辭納款以丐殘息目前雖可妥帖他日必復萌生則招撫

之說不可從也。虜見宵人狃於詭道，欲出其不意以傲一
獲。彼既鑒于前車，我復襲其故轍，不惟徒費柳恐損威，則
偷國之策不可不拒也。茲數者，雄略必有成筭，而疏腐之
識敢效區區者，休戚同情，不敢避越俎之嫌。至于事平之
後，經畫猶煩。夫凱口雖微，亦祥柯之巨庇也。崇山密菁，廢
道迫脅，兵不得橫鋸，人不得竝躅。廼遣一二眇小之官，提
數百不練之卒，星散其間，豈能恃又往者。墟山之變亦甚，
縱橫幸蒙前例，刊木鑿竇，夷其險棘，開屯設所，經營數年，
始得盜謐。則今日凱口之議，似不當出爐山之下也。土官
王仲武始以綿弱失其疆場，頃蒙土官之力以保宗祧，雖
口捐軀猶難報稱。廼今嗔然而稱逆者，固其部落之遺
也。旣不能宣布德化，俾彼投戈，又不能率其左右心腹之
雄先鋒効力，是爲失職之臣。與叛送無異。若復仍其名位，
錫之士田，是右姦而獎亂也。竊論此人當褫爵削籍，移其
族屬節之，俟伍開設縣治，衛以軍屯。若以勢有不行，法姑
稍假，亦當暴其罪過，聲諸市闔，重加懲罰。庶威振恩覃，協
人心而伸國法也。克宅閱書不省集三司問計，參將李宗
祐曰：是未可以猝破也。曩賊負固久矣，屢招屢叛，以爲

常故渠魁無必死之心黨與有求生之望觀隙掩取以計勝非力尅也迺今諸賊懲于判劔之餘憤噪而集葉殊死以待我軍新罷負擔未弛勞勩未舒強馳而起之氣鼓不作以棄苑之虜彘強使之軍難以濟矣克宅笑曰君何怯也吾將策一騎勒一人五日而取之宗祐曰公言何易公獨不聞窮寇者勿逼乎一盜橫戈于市卽萬人辟易非一盜能偶萬人也必死與有生非偶人也故利有所不角敗有所不棄知彼知己百戰不毀迺今彼我不偶矣故曰是未可以猝破也克宅曰兵貴拙速不貴巧遲故避實擣虛彘勝者馳控銳者披警之破竹有餘刃左緩之賊且完璧儲餉益難爲功宗祐曰不然兵法有之好謀而成恭敵無曠故將不可驕而勝不可狃也蒲騷之役卒狃莫敖定陶之師竟驕武信公欲以破竹之勢方之乎吾以爲未若強弩之末不可穿魚鈎也克宅艷然曰李君一何奮勵我也及強檄宗祐宗祐不得已以軍往賊果殊死禦我軍我軍敗績賊遂擁宗祐去克宅大懼以千金賂賊贖宗祐出之事聞克宅調應天聽勸一勅安萬銓勦之萬銓乃招阿向許以不死責王仲武均其田而亂始息

右副都御史汪珊

其田而

汪珊字德聲貴池人正德辛未進士嘉靖十五年以副都
 巡撫先是正德元年凱口賊酋王阿向與王仲武爭職據
 團叛十一年都御史曹祥巡按李顯總兵李昂調永保酉
 平土軍數萬征之未克嘉靖十二年巡撫陳克宅總兵楊
 仁請調本省官軍并宣慰司擁兵五萬克之更圍為城
 苗鎮撥官軍防守七月殘賊楊免王杏等復叛夜襲殺官
 軍奪其囤叅將李宗祐率軍救援與賊對敵我軍失利宗
 祐被擄公至與巡按倪嵩請再調宣慰司兵降之凱地始
 安公歷官南戶右侍郎

壘衣生曰凱口之亂失之陳餘姚定於汪貴池然阿向畢
 竟不得正法汪猶陳也而安驕矣凱口之安危阿向之生
 死公家不得與而制於夷則無柰黔貧何令黔能自養兵
 三萬奚藉於夷哉

總督萬鏜 龍未兒附

萬鏜進賢人嘉靖庚子起田間為總督副都御史開府辰
 州先是湖貴間有山曰蠟爾諸苗居之山東北屬鎮溪所
 稍南屬草子坪長官司隸湖廣山西屬銅仁平頭二長官

司隸貴州西北隣四川西陽而不屬地東西可二百里南
北百二十里苗雖分土隸兩省中蟠結竄徒實相數匿焉
然各上官相轄有戶籍稍輸賦屬鎮溪者半與瀘溪編氓
雜處所墾種多瀘溪田供徭役嘉靖初苗雖小寇竊未叛
也有尊子坪土官田興爵者往以罪繫辰州獄諸苗以其
地主也歛賄賂吏以計脫深匿苗寨王奉之興爵逐虐苗
多所求索淫苗妻女諸苗怒逐之燬其公署遂叛日相蔓
引鎮溪苗亦叛貴州銅平苗則土官弱不能制而有司又
不能撫恤其屬銅仁故土府改沅所屬皆長官司銅平有
叛苗負稅者官以進責見戶見戶亡官府嚴督土官平頭
長官遂挈印亡諸苗悉騷然叛矣湖貴諸守臣討之不克
上其事 朝廷召公為提督令相機撫剿公集諸路漢土
兵討之亦不克有言鎮溪土 指揮田應朝為諸苗所信服
足辨此事鏗用為巡捕指揮鎮溪本流官屬辰州衛有千
百戶五負所印例委衛指揮掌之別有上官指揮二負千
百戶十負乃土目以功授者不列銜不食俸蒞事見流官
指揮掌印者禮如屬官田應朝即土指揮少曾為辰州府
諸生巧黠多智術能誘煽人往永保相讎殺皆應朝陰構

之恒挾苗以市官府至是得巡捕益大肆姦利督府監司不悟顧切任用之征則庇真寇誘殺居民冒功賞無則挾求重賞多反覆苗實蒙惠利故功又不成公召苗渠魁使來見苗謂公得質始出乃令千戶某入質苗寨苗魁龍某來見公執以聞誅之苗殺其所質千戶某公乃厚恤其家復遣兩省諸監司挾所隸土官親詣賊巢招撫犒以花紅牛酒給魚鹽又計口給糧食苗魁龍許保給冠帶時湖廣苗以連年被剿故聽撫惟貴苗雖稍戢然未大創悍如故公遣叅師乃具疏曰此夷先是宣德七年用兵十二萬

致圍至九月剿賊過半正德七年用兵五萬攻圍至四月剿少撫多今初擬用兵六萬期以半年臣傳訪各賊巢穴如蠟爾等山接連三省當其絕險之處每寨之時一夫扼守百夫莫前與其多兵以冒險而犯欲速之處不若減兵以存糧而圖持久之効乃減兵三萬大抵以剿之威行撫之恩各雖平定徯地方大壞極敵苗夷易動難安目前雖已寧帖而後患所當預防遂上方略專意防守不事征進公又有書與中朝人士其略曰苗賊巢穴如蠟爾雷公等山峒接連湖貴四川周回千數百里猩猩所居人跡罕至

其懸崖鳥道莫可躋攀挾路羊腸不容竝足且竹箐叢生
彌望無際幽巖曲澗在在皆然鱗次櫛比殆無空隙人非
側肩俛背莫能入也賊從內視外則明每以伏弩得志我
從外視內則闇雖有長技莫施其地利之難如此苗巢所
居率皆險僻幽翳脩崖茂林卽晴日亦將午而後朗甫及
未而已暝但遇稍陰卽霏霧迷濛尋丈莫辨計其陰雨十
常六七蓋山嵐瘴濕氣候鬱蒸之所致也其天時之難如
此先年上官守法易以駕馭苗夷推魯易於牢籠自正德
以來邊方多故土官征調皆顧情此苗以爲前鋒用能克
敵稱強及至近年土官構讎各厚榷此苗以助攻因而
啓釁生亂由是土人與苗互結姻親情多牽制且其伎倆
亦爲賊所窺破無復畏憚况胡貴官軍皆不足用湖廣除
承順保靖之外其餘土酋可調之兵能出千數者無幾至
於貴州合酉陽平茶之兵愈少而愈難矣必欲別省調兵
則又不諳地聖成功難必而其沿途憂害尤不可言決難
輕調其事勢之難如此苗賊常言不怕官府軍多只怕官
府糧多蓋以軍雖多而山箐深峻力未易施糧若多而圍
困久長勢將自蹙然彼明知道路梗澁糧運甚難故爲此

言其狡夷叵測之難如此歷觀史牒所云大率皆然故昔人云自古用兵未有犬得志於南夷者誠有以也前此兩省官司非不知地方之害亦無滅賊之心然而莫肯以剿賊為已任者蓋亦畏其難耳况遠得於傳聞者恒失其實旁觀於閑暇者每易其言不以為邀功生事則以為勞師費財人亦何苦冒地方之利害而招已身之艱危乎積習有年裕亂斯極其獨力任事之難如此公還朝廷論功陞賞遷為刑部尚書後改吏部謫為民卒贈太子太保壞衣生曰萬尚書班師後貴田復叛則功誠難言矣永昭編年錄云萬倚分宜故功賞遷敘有加予讀楊蒲坂太宰獻納稿萬尚書與江中丞贈官議曰尚書萬鏗為趙文華事見惡於嚴嵩都御史江潮為張富之獄見誣於郭勛與論相同誠為冤橫故萬得贈太子太保江得贈兵左侍郎國史野論其不同如此

龍求兒

龍母叟等附

龍求兒蠟爾山苗也與龍母叟龍子賢等同姓為姻嘉靖初求兒偽稱苗王南結貴州土獠西誘酉陽諸蠻連亘各寨流毒三省度劉生靈燒燬城郭事聞上震怒

狩起都御史萬鏗會同湖貴撫臣車純調兵撫剿癸卯十二月十一日永順土官彭宗舜保靖土官彭蓋臣等攻克捌鬼朦朧瓦聶諸峒十九日攻克巴龍都庫諸寨甲辰正月六日攻克蠟爾雷公諸山二月十一日攻克糯塘崖口諸寨三月七日復進蠟爾山後攻克木葉諸山及治古諸峒上下塘諸寨斬獲龍老桶吳卜者等七百七十有奇俘吳瓦業石老懶及龍阿細吳得業等三百有奇鏗奏曰臣博訪輿情審度事勢各賊巢穴周回千數百里懸崖鳥道莫可躋攀狹路羊腸不容竝足加

以嵐瘴蒸鬱陰雨恒多當其險絕之處晦冥之時一夫拒守百夫莫前且竹箐叢生密如櫛比高下遠近極目皆然此又他省所無也賊伏弩於中而出沒俱便我環兵於外而追逐則難與其多兵以冒險而犯欲速之處不若減兵以存糧而圖持久之效臣鏗會同巡撫都御史車純總兵官豐城侯李熙都督同知張經議照鎮守銅平等處叛苗憑山菁之險持種類之繁構亂有年流毒三省殺虜人財焚蕩廬舍姦汗婦女剝剔嬰孩攻圍城堡執辱懸官燒燬衙門殺死軍職罪惡貫盈神人憤

怨乃今王師有征至仁無敵山洞險巢盡皆克破首
從惡賊以次殄除生致之酋繫而請命服辜之衆撫以
全生是皆仰仗我皇上德合重玄明見萬里彰天討
有罪之義寓神武不殺之威臣誓心圖報每切銜環量
力知難實慚負罪徒供六月米薇之役莫贖七旬格苗
之功續該兵部題奉聖旨會官覆勘時右布政使張
時徹按察副使孫世祐會同叅將芮恩李經守備李英
等查得湖廣所轄鎮溪草子坪貴州所轄銅仁平頭諸
司東南抵辰州府盧溪麻陽諸縣界西抵貴州平頭諸
司界南抵銅仁諸司界西北抵西陽宣撫司及平茶芭
梅諸司界北抵湖廣保靖宣慰司界東北抵沅陵縣及
永順宣慰司界其間惡苗屢叛各據巢穴在貴州銅仁
守備所轄其爲寨者十有九名曰地宙寨液溪寨漢寨
革維寨唐寨盤黨寨竹故寨地架寨夾地寨普杓寨老
見寨罵勞寨亞寨關老筭寨鬼提寨龍塘寨陳關二义
寨但逞寨在湖廣鎮遠守備所轄其爲寨者四十有六
名曰陽民寨鬼板民寨鬼者民寨桃枝民寨新寨民寨
萬達民寨平即民寨項勒民寨大稍苗寨子孟洞苗寨小

積苗寨高岩苗寨崇山衛苗寨束那苗寨彪山苗寨下
水苗寨板棧寨紅岩苗寨沙溜苗寨盤平苗寨西酉寨
排那苗寨大略變寨中略變寨小略變寨爆木坪寨老
麻苗寨亞保苗寨谷杜苗寨小五圖寨王叟苗寨惡黨
苗寨冷水溪寨地耳苗寨昔即苗寨毛江苗寨大五圖
寨呼囉關岩洞苗寨板栗苗寨圖溪苗寨小八坪苗寨
杉木苗寨亞吾苗寨回保苗寨溜絞洞寨科鐵塘寨大
塘寨盤宮苗寨老奔苗寨上岩口寨下岩口寨高都民
寨卯牌寨得天冲寨新寨民寨二省連界有山名蠟爾
地形深曲山勢寥絕中為峒者不一有雷公比納山峒
雷公山鬼龍峒朦朧瓦弄峒小稍峒木葉峒蠟爾彪山
峒丫木關束木那盤朶大山菁剝鬼留絞強虎橋塘老
萊溪山革坡高崖爆竹山壩帶毛口隘峒竹箐叢生經
路紆回黨盜盤據出沒為患宣德七年總兵官蕭綬率
兵征剿南土獲靈六十餘年正德七年都御史周南協
謀撫剿南土獲靈二十餘年茲苗酋龍求兒橫肆狼毒
大張虎吻死后厥子世齊其惡仍復襲其舊名而貴州
苗酋龍子賢頗知方伎結為死黨三百土官或利人之

有或報已之讎暗邀諸苗怵威起釁樂禍射利故苗衆日滋侵淫劫掠益無忌憚近自嘉靖十五年至二十年龍母叟龍子賢等劫害三省地方殺死守哨百戶李時二十一年三月內守備李英等將龍求兒撫出隨於本年十月仍復統衆攻打崖門巡司團因麻陽縣治流劫五寨地方屢責令永順宣慰彭明輔保靖宣慰彭蓋臣四川酉陽宣撫冉玄平茶邑梅長官楊再顯約束撫諭相機進剿已經通行會奏辰州府知府胡思忠常德府知府林應亮議照舊章出平浙轄各苗犬羊成性象貌

爲心阻石巖之縱橫椽竹箐之叢密蠢茲負固敢肆跳梁棄畊織而不務恃劫虜以爲生撫之則面從心違莫革反側之圖剿之則狐潛鼠竄難收蕩平之績自昔已然於今爲甚近該會同守巡各道右叅政鄒守愚副使李禮督同叅將守備等官整朔兵馬處備糧餉召募勇士懸立賞格密嚴偵候之命多爲防禦之謀其未係西平諸司世受國恩各有封疆之責先日班師具有甘結嗣後論功賞命方新今歲苗龍子賢等效尤起釁乃仍懷宿昔之嫌故縱門庭之寇責任有虧罪實難委相

應記其方命之過責以贖罪之功再照鎮溪指揮田應朝平茶長官楊再顯俱於國初歸順節經世襲鎮守五寨三司隸湖廣銅仁平頭隸貴州各有欽降印信後因永保酉平諸司欲利其土地各懷窺伺之心久肆吞併之術故保靖假官制以爭篳坪平茶因退賊以占銅平窮年連兵蓋皆分地之欲爲之也但因踪跡未章以故誅創未及今若再倡割地之議則目前之寇患未

彌將赤之讎殺滋啓非所以爲久遠計也

總督侍郎馮岳

苗岳寇谿人嘉靖三十三年以兵左侍兼僉都總督湖貴三十五年湖貴苗復叛初岳岳既卒諸苗盧阿項等復煽亂馮岳至檄總兵石邦憲督以擊平之事聞進岳右都御史兼侍郎邦憲都督同知餘堪崔賞有差三十六年陞南刑部尚書